

致敬人类文明史中的平凡匠人 ——舞剧《天下大足》观后

毛雅琛

继去年底在北京保利剧院首演后，舞剧《天下大足》于1月23日-26日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再度与观众见面。2月21日-23日，《天下大足》首轮全国巡演在重庆大剧院启幕。

这部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联合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大足区委区政府及人民网共同打造的作品，以场场爆满的盛况引发观演热潮。

《天下大足》依托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文化母体，通过流民小福蜕变成为石刻匠人的成长轨迹与心路历程，以舞蹈语汇解码石刻造像的美学密码。

作品既展现了千年石窟艺术的瑰丽、壮阔，更深刻勾勒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图谱，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响中完成传统文化基因的当代表达。

对于舞剧而言，“剧”是其中无法略过的重要部分，所以如何叙事就成了舞剧编导首先要面对并解决的难题。

不同于当下舞剧叙事中常见的爱情主线

模式或者是善恶之争模式，《天下大足》以主人公的心理发展为叙事主线，并以小福的第一视角展开全剧的情节铺陈。

这在叙事学中属于叙事聚焦中的“内聚焦”，就是指以剧中人的视角展开叙事，类似于托多罗夫提出的“叙述者=人物”。“内聚焦”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固定式聚焦、不定式聚焦、多重聚焦等。

《天下大足》的聚焦模式属于内聚焦中的固定式聚焦，始终以小福的视角来推进情节、升华主题，中途没有变更和转换。

在叙事时间上也主要以顺叙为主，加入了部分倒叙和闪回。从自己到见众生，仿佛是小福带领着观者重走了一遍他过往的心路历程，并且只聚焦于他在大足境内的记忆。除了石刻技艺和工匠们的生活，几乎摒弃了所有的庞杂细节，所以全剧的叙事显得清晰而又纯粹。

作为重庆市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主创团队把大足石刻以写实和写意相结合的方式于有限的舞台空间重塑再造。

舞台的左右两侧以高清投屏的形式呈现崖壁造像，极大地延展了既定的台口空间，同

时配合舞台中央错落有致、开合流转的石窟实景，使精美、壮阔的大足石刻以灵动的方式呈现在观众眼前。

特别是舞台后幕的镜面设计，拓展了舞台空间原有的深度与光影。纵向的镜面为舞台增加了一个立体维度，俯瞰的镜面视角仿佛舞剧叙事中的第三只眼，既有照见众生的具象之感，又有镜花水月佛国幻境的虚空缥缈。

在重塑的摩崖空间中，观者透过这面镜子看到的是工匠们日复一日的雕刻劳作和川渝人民充满了烟火气的日常生活。主创团队对“世俗化”的诠释充满了当代性思考，文化传承的本质不过是无数当代瞬间的叠加显影。

当灯光将工匠的身影映照在剧场的墙壁之上，当观音的手势以投影的方式出现在崖壁之上……恰似镜像叙事里的禅意与烟火，虚实相生、光影交错间，舞剧营造出了匠人与造像、舞者与观众、过去与当下的深度链接与情感共鸣。

我们常在舞剧中看到英雄，或者说是观众耳熟能详的一些人物，但在《天下大足》中，

没有英雄，甚至没有我们熟悉的故事或人物，只有流民小福、师父、师娘、和尚、秀才、老板娘等，他们甚至不需要具体的名字，他们就是芸芸众生中最普通的那一个。

哪怕在大足石刻中只以吹笛女、养鸡女、沽酒女等形象存在，哪怕工匠们只留下了46个名字却没有任何的文字记载，但顶尖的舞者——张翰、孟庆阳、朱瑾慧、何仲达、郝雪瑞、李浩等，赋予了这些小人物活色生香的灵魂。

他们的幸福与悲恸，他们的执着与坚守，展露于舞者们的举手投足之间。尤其是在舞剧后段的观音群舞，佛窟状的镜像中充满了神性的静谧与崇高，让所有工匠们的付出有了具象的化身。

从一个个单独的小家庭，到大家共同守护的大足家园，再到他们倾其一生为之奉献的家国，从人间小满到天下大足，舞剧的情感是层层递进的。天、地、人、儒、释、道在此刻和谐共生，凝固在石壁上的“禅意”与“烟火”穿越千年的时光，依旧熠熠生辉。

大家常说要看影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弘扬中国精神。那么，这种精神到底

是什么？我想就是从古至今所有的中国人，尤其是这些平凡而又普通的中国人所汇聚出的一种共通的精神。

对于这些平凡匠人而言，他们匠心于技艺，有了唯手熟尔的积累，才会有触类旁通的顿悟，精益求精，不止于技术的锤炼，更是一种精神的凝聚。

当下的舞剧创作常常是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当代的联通共融，打破了既有的时空格局，也回归了中国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舞剧《天下大足》让古老的石刻不再沉默地置身于巍峨的崖壁间，而是以极其鲜活的态度重返当下的舞台，同时当代人也在回望传统的过程中感受到了石刻之美、山河之美和中华文明之美。

在我看来，舞剧的终极价值，不在于让沉睡的造像“活起来”，而在于证明了文明基因的赓续传承。

当“福满人间”的题记被舞者用汗水重写于舞台，在新时代的崖壁上刻写属于这个世纪的人间烟火，那些看似永恒的造像，不过是无数匠人在时间维度上接力舞蹈的轨迹化石，以必朽的肉身完成对不朽的拓写。

感谢大足石刻让每一个平凡的中国人找到了诗意的栖息之地，致敬人类文明史中的平凡匠人，也致敬为舞剧的成功上演所默默付出的每一位，期待《天下大足》可以在未来的精雕细琢中向舞剧精品进一步迈进。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副研究员）

在观影前听到了一些对影片的负面评价，但我依然选择了买票。这些年，我们欠徐克的不止一张电影票。

真正的武侠迷，就算是为情怀，为徐克，为中国武侠电影，为过去那些美好岁月的陪伴，也会给武侠电影站台。

徐克“廉颇老矣”了吗？他不是不懂武侠，只是用力过猛，想表达的太多。

不管是江湖叙事还是神话叙事，旧瓶装新酒。在类型叙事中注入现代性的新思考与新表达，这也是新武侠电影需完成的现代性转化。

尽管《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的上映效果不尽如人意，但武侠电影如其他类型电影一样，不会过时或者消失，这个类型虽然小众，但定有它特定的喜爱人群。

侠义文化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相信会继续有人来擦亮我们的文化瑰宝。徐克之后，谁将成为下一个中国武侠电影的提灯人？

（作者系重庆文理学院教授、中国高校影视学会会员）

徐克的武侠电影过时了吗？

邱飞

2025年春节档，75岁的导演徐克携《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重回武侠电影。

徐克及他的武侠电影可算是中国“武侠电影”的典范，其代表作有《蜀山传》《新龙门客栈》《笑傲江湖》《黄飞鸿》系列、《七剑下天山》等，徐克及其他电影人成就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武侠电影的巅峰时期。

近年来，武侠电影发展式微，这与优质武侠小说的匮乏、功夫明星的青黄不接、市场环境及观众群体的变化等有着较大的关系。

我国自古就有侠义精神，从《水浒传》《包龙图公案》《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施公案》等侠义公案小说中，就能看到古人在身处现实苦难时对侠客匡扶正义寄予的期待。

之后，新武侠小说融入了感情戏，“武、侠、情”也成为了新武侠电影的三个重要元素。如《黄飞鸿》系列加入十三姨这个角色，就是神来之笔。仗剑走天涯成为国人独有的浪漫。

武侠电影是中国电影贡献给世界电影的一种独特类型。它以各式侠客为主角，以神乎其神的武术技巧为特点，刻画宣扬侠义精神。

国人心目中的正统武侠电影，是以中国武术和侠义精神为主要表现内容的电影。武打正宗能体现出中国武术博大精深，行侠仗义匡扶社稷能体现出国人的家国情怀。

2025年伊始，徐克携《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强势归来，这离他上一部正统武侠电影《龙门飞甲》(2011)已过去了14年。遗憾的是，这一次没有得到新老观众的一致认可。

本以为“金庸超级IP+徐克武侠号召力+肖战的流量”，这个“铁三角”能成为票房保障。然而，“徐老怪”也会有意外。

不少观众觉得这部电影叙事不稳，交代不清，剧情拉胯，特效不仅没能为武打加分，反而成为最大败笔。

一部小说、一部电影，最核心的三个创作元素是：故事、人物、主题。这才是电影成功真正的“铁三角”。电影本质上仍然是叙事艺术，审美仍然是人对自身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审视。

《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最大的问题是故事和人物不够扎实，主题思想大于内容和形式。

叙事要么一笔带过，要么生硬不合理，观众难以理解人物的内在情感和动机，郭靖母子行为转变有突兀之感。欧阳锋走入魔窟

然进入战场，从武林野心家突变为民族英雄，以一己之力差点挑掉蒙军大汗，这个转变的合理性分寸感，也难让人信服。

好的片子仍然靠故事细节、人物情感打动人。如果故事拉胯，再好的演员和主题，都难以撑得起一部好电影。

在我看来，文艺创作三要素中，故事是骨架，人物是气息，主题是灵魂。这三者缺一不可。

徐克不是老了。我相信他是懂武侠、懂改编、懂叙事的，他只是不想重复过去的创作，他想改变，想超越自己，想使用新技术。

他只是忽视了，电影叙事和文学叙事一样，是取与舍、藏与露的艺术。他想取的多，该舍的没舍，该改的没改，露得太多藏得不够，最终难以在电影江湖上突围。

古道·义渡

倪德生

如果说万里长江是一条贯通中国的大动脉，那么，长江支流梨香溪，无疑就是一条连接渝黔两地的肌性动脉。

梨香溪发源于云贵高原大娄山区，流经贵州、重庆两省市，在重庆市涪陵区南溪镇汇入长江。

梨香溪流经的地方，森林茂密、物产丰饶、自然生态条件良好。因此，长期以来，梨香溪和它沿岸的古道，就是行人往来及货物搬运的热线。

长江上大广船运来的盐巴、布匹、火柴、煤油等，经这里运往坪上后山地区；坪上后山出产的大米、松油、木材、茶叶等土特产，则由这里送出山外，经长江上的大广船运往重庆、宜昌、汉口、南京、上海等地。

从早到晚，大路上人来人往，像赶集一样热闹。脚步声、马蹄声、喘息声、号子声、挑夫的吆喝声……在山岭沟谷中此起彼伏、久久回响。

一条古道，承载着岁月的风雨，记录着生活的苦乐，同时也带来一方经济的繁荣。

伴随着交通的发展，今天，古道上川流不息的景象早已谢幕于残阳斜晖中。然而，古道上的处处遗迹，却仿佛是刻进了历史之树的一道道年轮，时时勾起人们对岁月的感悟和时空的怀想。

在这些遗迹中，要算梨香溪上的一个个渡口最让人心潮澎湃、感慨万千。

曾经很长时间，仅南河口至两汇场的30里河段，就有多达五六个渡口。现在，它们大多荒芜废弃，只有石沱镇境内的毛家沟渡口还在一如既往地坚守。

说到毛家沟渡口，就不能不说到当地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陈万老爷。

据当地百姓讲：生活于前清时期的陈万老爷，是毛家沟一带最大的绅粮，方圆十几里都是他的田产和房屋。同时，陈万老爷也是一个热心公益的善人。

早先，梨香溪上只有一排跳墩供人们过河，只要溪水上涨，跳墩就不能通行，而且常常发生洪水冲走行人的悲剧。于是，陈万老爷牵头兴办了毛家沟义渡：他出钱打造渡船，并捐出自己临近溪边的几亩田土作为义渡产业，摆渡人的工资及渡船的维护费用，都从这几亩田土里提取。人们在这里乘船过河，一律不收过河钱。

也就是从那时起，毛家沟渡口作为公益性义渡，延续了好几百年。

今天，毛家沟渡的摆渡人名叫张桂华，石沱镇歌凉村人，一个五十出头的中年汉子。他告诉笔者：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毛家沟义渡也没有改变其公益性性质。那时候，摆渡人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附近村民筹集，东家凑两碗米，西家凑一把菜……勉强维持一个人的生活。

几百年来，毛家沟义渡竟换了多少摆渡人，张

桂华不清楚，但他却知道，自己是张家第三代摆渡人。

爷爷胡须全白了，还在推船摆渡；父亲推了30多年义渡，直到70多岁，实在推不动了，才交到张桂华手头；张桂华从小跟着父亲在渡船上玩耍，稍微长大一点儿，就帮着父亲划桨、撑篙、搭跳板。

那些年，来这里过渡的人可真不少啊：有公干的官员，有远行的客商，有挑担的力夫，有赶集的乡亲，有到河对岸种庄稼的村民……每一渡都是人欢马叫、热闹非凡！

渡船上挤满了乘客；挤满了猪、牛、羊、鸡、鸭、鹅等畜禽；挤满了装粮食及各种土特产的口袋、筐子、篮子、挑子；挤满了锄头、犁耙、水桶、粪桶等农具……每当摆渡到对岸，看见乡亲们热热闹闹下船离开，张桂华和父亲的心头都会涌起无法形容的自豪感。

张桂华接手义渡这些年，毛家沟义渡发生了太多变化：渡船由竹篷船换成了机动船，再不用淘神费力地撑篙、划桨；长江及其支流上的渡口一律纳入国家统一管理，摆渡人的工资由政府发放，再也不用乡亲们筹集；梨香溪两岸，修起了四通八达的公路，古道上的行人日渐稀少，来过渡的乘客自然也越来越少。

三峡工程建成蓄水，梨香溪上的好多渡口都撤了，但由于这一段河上没有桥，为了方便群众，毛家沟渡口依然保留着，而且依然是公益性义渡。

平常日子，来这里过渡的都是当地村民和上学读书的学生娃，一天也就那么两趟。然而有时候，遇到村里有危重病人或村民有急事，哪怕半夜三更，张桂华也会立即爬起来，推船把乡亲们送到对岸去。

每天24小时，就让张桂华挂念的，是梨香溪水位的涨落。

对于像梨香溪这样的小河，上游一场小雨，就能让下游陡涨几米高的洪水。这种水，多是在半夜不声不响地涨起来，乡亲们形象地称之为“强盗水”。

一场强盗水，往往就能把停泊在岸边的渡船冲到下游几十里开外。一旦有涨水的迹象，张桂华就必须整日整夜守在渡船上，时时注意水位变化，并随时根据水位的升降挪动渡船，通常是两三个通宵都没法合一下眼。

由于张桂华的忠于职守，毛家沟义渡从来没出过安全事故。周围乡亲对张桂华的反映很不错，他每年都能领回一张奖状或一本荣誉证书。

近年来，三峡库区的渡口和码头建了微信群，监管人员每天发信息，公布库区天气变化和水位涨落。张桂华感觉心头的负担比原先轻松了很多。

只是每当他仰起头来，望着不远处高速路上川流不息的车辆，脸上总会泛起一丝不易察觉的惊惶。

或许是在担忧：难道自己真的是最后一代摆渡人吗？兴办了几百年的毛家沟义渡，真的要消失在自己手上吗？

连小培

那天去易师傅的小店擦鞋，易师傅说：“还做一个月，我就回家养老了。”

我蹬在擦鞋箱上的脚抽筋一样动了一下。

“您走了，我们多不方便呀。几十年了，家里什么修修补补的东西都交给您！”

“我也舍不得大家，你们一直照顾我的生意。”

“老了，翻过年就70了，还是想回家自由自在，抽抽展展地过几天清闲日子。”

“也是呵，天天坐在这里不歇气地做事，也累。”

离开易师傅的小店，我怅然若失。脑子里轮流转着这些年时常光顾易师傅小店的情形：一会儿提双鞋去上线，一会儿拿把伞去换伞骨，一会儿提个箱子去修拉杆。有时也请他上门，给松了的桌子椅子腿加固。

记得易师傅来我们这个家属院摆摊修鞋时，我儿子还没上学读书，算来已是30多年前了。

那时，我在渝中区下半城上班，每天早上乘9路车到较场口，下一坡弯弯拐拐的石梯到单位。下午又爬那一坡石梯到较场口，乘9路车到观音岩，然后又要走捍卫路那一大坡路才能到家。渝中区这座重庆依山而建的母城，真是：出门就是坎，到处爬

坡坡。所以也就特别费鞋。

那时，我在较场口的路边摊修鞋，一般粘个鞋底、上个线，要两三块钱。有一次，支撑高跟鞋中间的鞋弓断了，我去路边店修，一只鞋要8块，两只就要16块，而买那对鞋我也才花了五六十块钱。我拖着那对鞋回到我们家家属院，院子里修鞋的师傅拿着一看，说：“两块线。”我问：“一只吗？”他说：“一双。”

“啊，这个价也差得太远了吧！”我心想。

坐下来修鞋时，我问他，咋收费这么便宜？他说，这个院子里的人好。

摆谈中我得知，他姓易，老家在长寿农村，改革开放后，到城里打工，自己也没什么技术，就在街上观察有什么适合自己做的。后来，他发现城里修鞋的人多，技术也不难，就跟人学了几个月。然后，置办了行头，沿街看到居民楼多的地方就摆开修鞋摊。

一天，他在捍卫路边摆摊，一个老人去修鞋，看他修鞋认真，收费也合理，就介绍他到我们这个有上千户人家的单位家属院来修鞋。

单位没找他收什么费用，他修鞋自然也便宜。活急的，他马上做。不急的，就放那里，他抽空做。

就这样，他那里的鞋越堆越多。后来，他在家属院有了一个七八平方米的修鞋

店。每日兢兢业业地坐在里面修鞋，大家都叫他易师傅。

一日，我爬坡到黄家垭口去买菜。迎面走来一个人，笔挺的身姿，轩昂的气宇，灰布裤子扎着一件米白色衬衣，全身上下干干净净妥妥帖帖。

这人有些面熟，擦肩而过，我忽然想起，这是易师傅！这与平时穿着一身大垮垮的深色衣服，捆着一条黑胶围裙，被一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鞋包围着的易师傅是一个人吗？同一个人可以有这样的天壤之别吗？

易师傅这个形象让我很震惊，那段时间常萦绕在我心间。那天，他可能是去探望朋友，可能是去哪里办事。我看到了一个在大城市谋生的劳动者骨子里的体面。

后来，易师傅又学会了修伞、修包、安锁配钥匙，甚至小家电维修……他能干的活越来越多，给我们带来的方便也越来越

多，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尊重。后来，社区还给他的小店专门做了一块牌子：易师傅便民服务点。

那天，我问易师傅回老家后住哪里。他说，他靠这些年打工挣的钱，在长寿古镇旁买了一套120平方米的三居室。老两口准备回老家安心养老了。

易师傅带给我们们的方便，将很快随之而去。留下的，是我们对他深深的不舍和想念。



《盛开在渝州大地的山茶花》油画

许世虎